

國朝文類

十九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七

書

上耶律中書書

无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
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
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
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
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
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
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

八國朝文類卷三十七

杜姚安 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

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
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
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
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
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榘楠豫章節日磔
矧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
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榑椳楔楹杙薨栢
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
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

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
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
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揚奐李庭訓河
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
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
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
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
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
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潭源劉祁及其弟郁李
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

卿孫章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
滿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
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
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
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
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
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
息乎誠以閤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
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
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

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與姚公茂書

楊奐

矣頓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眷佳裕且

知北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於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故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於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略見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於神主於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奐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衆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來暇請觀寺之西南

杜相公讀書堂與一見知其爲家廟也其廟制如
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胷臆
齊其僧猶以爲藏書龕既而來洛下於楊正卿家
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爲杜祁公之家廟也文粹韓
文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
位之所在夫禮也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
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與之所
目覩者爲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
異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法度弊家具具有圖說自

己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
倉即太廟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
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
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
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
二間係八室計一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
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
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
卿至自保州曾爲先朝太祝談舊禮如在目前是
言坐客甚衆談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之其行禮時

將在秋文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真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真又問公之行禮將曷時享而不及禘禘禘客問何以知之真曰禘禘則太祖神主位於埽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禘也客謝未嘗及禘禘乎此定禮也患不素考耳是與非吾友訂之恐不宜襲家禮之誤也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嘗敢自作古所請神主之說容面告焉

與實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踉蹌且驚且懼邸舍中懸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聞之不終前惠是月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

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闕之拂時而舉之是擻苗

也是代大匠斲也擻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沉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擻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蒲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

周二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不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甚惟恐察言不能隱其悚息待罪

答聖律惟言書

許衡

書奉寄亦得生又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出等文以下皆安良叙西山詩說與文公詩詩之同此非區區所能然宿昔愛生勤學似不神之其新語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謂吾心之發議之夫又甚於三傳言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

卷之三

七

蓋受書之一而不知其喜惡勝與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氏以未詳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廢年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冰泐之舊雖語孟二言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溫美敦厚經以身體之日積

月累庶可有益至於此等疑問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毀罵殊無溫

敦厚含蓄蓄氣味其少日之為耶抑或他人之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數辨難出人意表未易

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許衡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待而喘咳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痰癥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聞尸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遠在此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時陰陽升降浮沉

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地

升降沉浮則順之
源寒熱則反之

順其順和其氣或氣逆則加減枳朮丸或有為治之大方也

飲間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

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脉弦味

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

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

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

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沸鬱正造化新新不

信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張氏者或未

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

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於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惟吾才拙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上宰相書

劉因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

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焉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五土因尚敢僣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

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
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
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夫
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
賢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
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
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
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
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
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畱意往命與心

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
憂患之餘繼以疴瘧盛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
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
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肢痛如刺下血不已
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勞無期功之親家無紀
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
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僕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
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
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
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

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
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
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
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
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
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
實遠微賤之臣與惟惺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
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襄陽呂安撫書

宋衡

某月日具位衛謹表書于襄陽安撫呂君足下蓋

國朝文獻卷三十七

二

聞天下之事有變有常兵家所先知已知彼苟昧
於理克成者難足下利害類此故別白而忠告之
今兄少保制置出自戎行驅馳邊境守禦奔援時
立武功南朝列之於三孤崇之以兩鎮以至開荆
南之制閩總湖北之利權其報効酬勳亦已至矣
而乃漸虧臣節專立己威爵賞由心刑戮在口藉
上流之勢不朝貢于錢唐託外援之辭聚甲兵於
鄂渚江左君臣憂其跋扈以為王敦桓玄復生於
今日也天不假年近聞捐館繼知黥貴代秉軍麾
且呂氏子弟將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馬者何哉

蓋南朝姑息令兄之故耳自今已往豈復有容足之地乎足下在呂氏族中最才且賢必將易置腹心尺書見召魚脫于淵其禍不可測也去歲大兵南下經略襄漢諸軍將校屢請攻圍我主惠愛仁慈遠覽周慮以南北生靈皆吾赤子當告之以訓辭示之以形勢彼果不降攻之未晚故休兵秣馬蓄力待時今白河鹿門雉堞相望安陽光化舟艦交通東逼饋運之師西絕樵蘇之路生擒大將兵民震驚足下內憂家事之多艱外覩孤城之日蹙誠危急之秋也茲者炎火收威商金變律風折膠

而弓勁草垂實而馬肥行雷整齊士卒淬礪戈矛斷鳳林之關決檀溪之水柵萬山之道鑿白銅之堤前茅飲馬於江陵後勁摧鋒于樊邑用天下堂壘之衆擊漢陰蕞爾之城似不難矣幕府恭承

帝命征討招懷拒逆者誅迎降者賞若能翻然改圖軍門送款飛聞天關必有殊恩豈止轉禍爲福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漢上土疆君當常保他人孰能有之如聞於謀慮迷而不復事機一去雖悔矣追國家大信明若江水進退裁決惟足下留意

與姚江村先生書

盧摯

天德四年歲舍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後學涿郡盧
羣頓首再拜寓書江村先生執事執事絲諸生承之
侍從遂叨持憲節膺一遺之寄始來湘中竊伏惟
念材能謝薄無所肖似既抵印省俗謁先聖校官
誠不自揆力揣分蓋嘗以蜀之文翁閩之常袞自
詭庶幾無負國家委任部使者勸勵宣明之意而
潭學素號多士志於殫與藝文不翫流俗篤好古
道者莫不踴躍振躍縉紳摯讀咀英藹激芳潤以
求理義之指歸辭意之統緒是正其所未至而難

八國學堂卷三十一

其人不唯逢掖諸生之所拳拳士於搢紳處士願
欲喜樂者林林然塵塵焉亦莫不以得師取友為
務為言者皆是也摯是時為言江村先生之賢尚
也得其人於文字中前歲使過筠亦嘗觀道德集
言論於須臾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蓋先生之
文先秦西漢之文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史
諸子者也其淵粹博瞻當與二介甫曾子固頡頏
至於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若乎後
塵者也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也言之潭之搢紳逢
掖然之居無何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瀕於危

殆屢矣移病歸田之章至於數四竟未得請迨秋
冬之交方稍稍向平前月初吉爰舉釋菜之典文
學諸君遂復有絳帳江村之請即與議往司講黎
生季芳飭禮幣以東若夫弟子事師之勤具於別
幅俾不自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
徒使如摯者亦時時遙跡衿佩之末以摳衣函丈
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湖湘之間文風丕變不唯
此邦盛事使楚越列郡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
摯獲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果可以儕蜀文匹閩
衮者實昉於先生豈不偉歟或者有謂先生作止
語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一所以鄉慕依託
者出於悽悽之誠乃輕於然諾不于再于三然後
命駕則師道不尊或微辭婉讓以自護則摯竊謂
先生必不然矣蓋見義勇爲樂與人爲善實虛焉
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瑜懷瑾以自珍
佩蘭襲芷以自潔珍則珍矣清則清矣異乎時中
者矣先生必不然矣惟先生亮之

答董中丞書

吳澂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澂再拜中丞相公閣下
澂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

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澂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爲實德行之於身爲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爲實事業資之不斂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死枕惟恐無以自立於己而不敢求用於時也聞君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爲師以古之賢人爲友而於今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則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壘

國朝文獻卷三十一

三

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游之友喜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澂居山中持喪而閣下自南豐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踈賤姓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不足而以聞于朝 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繡布衣授七品官成命無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數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澂何人斯而足

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
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
木石猶當思所以報而況於人乎昔夫子勸漆雕
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
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
惟開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爲也
豈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閣
下哉邇年習俗日頹儒者不免事於奔競急於進
取媚竈乞墻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
幹其機不變其俗若俾踈賤之人驟得美仕非亦

以過其微倖冒進之萌也激以古之賢人君子
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
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
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
美豈必其位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堯舜爲真主且
放巢由作外臣激雖不肖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
在閣下激感恩報知非言可殫未繇庭參敢冀爲
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激再拜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三月朔日東平晚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

獻于左丞先生閣下旭布衣窮居於時事無所好
獨嘗有志於古披塵編扣斷簡役精蒐於千載之
上陰陽寒暑有其變而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物
有其變而此志不變蓋十年於此矣當其深入而
有得也欣然忘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之富其樂
也如張九奏於洞庭之野觴白雲於崑山瑤池之
上悠然陶然有非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
以語人者蓋嘗隱几掩卷而深思之以爲道之大
原出於天而存於人初無古今終始之或異也雖
滎河發靈而二五之機始露溫洛闡秘而皇極之

端始開而畫前之易太極之理已自具於人心而
流行於事物之間矣邵子曰一物由來有一身一
身還有一乾坤知乎此則前乎鴻濛不必爲古後
乎漢唐不必爲今而方寸之地即天地之所以位
人極之所以立與惜乎三代而下隋唐而上道學
不明而知之者吾未見其人也敷陳往古持聖當
世非無荀卿子然以性爲惡以理差矣何足以傳
斯道上酌天時下推人事非無揚雄氏然寂寞太
玄誑耀美新大節虧矣何足以傳斯道通也懿而
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且不免致堂胡氏之譏

蓋自孔孟之歿中間千四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其所致又如此嗚呼道果曰勿言也雖然堯舜變而中不變孔孟亡而道不亡治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高鑰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闕奧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六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公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貫三才之理於一致收物致知而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於唐虞還民風於三代亦止此而已矣豈徒

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驚衆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耶國家自有天下六十餘年文風不振士氣卑陋學者不過踵雕蟲之舊爾間有一二嚮心於伊洛之學立志於高遠之地者衆且羣哂而聚笑之以爲狂爲怪爲妄而且以爲背時枯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真無山川具耶正道不明士習乖僻以至於斯可爲嘆已乎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與發揮於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禹

成康吾民蓋曾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
出處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
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頽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
與雖然僕固以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
待者待先生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
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
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
焉於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
何如返蘇門之故隱卧西山之白雲遠縹緲泗之
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起

國朝文獻卷三十一

十九

也不敏請握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狂言
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略其愚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與烏叔備書

安熙

熙頓首再拜上啓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
嚮仰人來獲聞動靜聊以爲慰又聞春間嘗以酒
致疾雖已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即良新秋
猶熱恭惟調攝有道侍履益以康佳矣然尊兄早
親有道篤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爲此道保
惜也願兄留意更加慎節以迓新社以慰友朋期
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說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亦

當脫藁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熙一來此
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
程課玩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略
有效但覺悔尤山積尤日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
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尚多有疑誤別紙
錄呈幸因書來以一言可否之使得有所據依也
疑此書初脫藁先生未使學者校勘故多有此誤
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因看詩傳
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
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

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
取左氏傳文議論叙事本末始終依倣通鑑綱目
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左
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
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注其後庶觀
春秋者有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
以朱子爲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高
明以爲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衆千里相望渺不
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
引領不勝馳情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

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
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年二十五六
嘗從董宗道受四書詩書傳好學不倦作文字亦
可觀歲一至中山時來晤語也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七

說

唯諾說

劉因

惟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八

史部重刊

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權說

何榮祖

或問權之爲說漢儒解之於前宋儒非之於後不識權者果何物也愚曰權亦事之宜也然則權與義同乎曰不同請聞其說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問者未達曰權之說如此不有害於道

乎曰否孟子嘗言之矣權正謂害道者設也竊嘗思之盈天地之間往者過來者復裁制萬事變通無窮者惟其義而已蓋仁者義之愛也智者義之辨也禮者義之儀也中者義之則也信者義之實也雖然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或愛有不可施智有不可用禮有不可執中有不可定信有不可必是皆孟子所謂害道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者聖人憂道之深謀處變之大用也如可乎不可乎不可此義也或可之中有不

可而不可之中有可此權也權與義無非道也然君子之用心所當日進者學也深造者道也謹守者義也不可預知者權也愚故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

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標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標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

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於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為天地

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
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
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
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
物之號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
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
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為天地萬物之極
故曰無極而太極

致慤亭說

吳澂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魄聚人子之所以孝於

其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
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
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
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知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
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知或見其存祭之道也
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
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
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
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
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魄之聚不在是以時展

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謂祭者或隆於墓而略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怪予嘗適野見車馬蔽道士女盈盈於墟墓之閒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之亦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嘆夫古禮之泯也荏平梁潤之薦於親者作亭墓間朝之聞人爲扁曰致慤或者又引祭義以發明之俾梁氏孝思悠悠不能已其言豈無助哉雖然祭義所云皆廟祭之事非可施之墟墓間也梁之子宜國子伴讀復請

禮記

自朝文類卷三十八

五

東部

於予予以古人之正禮告禮有其義人之報本反始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非達鬼神之情狀者未易語此京兆蕭君曰爲祠堂於所居揭斯扁於齋室庶乎其可斯言也不亦善於禮矣夫

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集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人皆長矣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思慎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者侯仲弟之子也曰思德字克峻者侯之子也曰思真字克固曰思信字克誠曰思勤字克敏者侯季弟之子也其取諸字義者

蓋因其性之所近而揀其習之所偏以示勉勵警
戒之意云於是告虞集曰願有以申其說使昭
然知所以爲教者永久不忘也集曰古者筮賓而
冠既冠而字則辭而祝焉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爲
之辭不敢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所以命子者宜
必深切而至當矣爲子者受言藏之而用力焉革
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充其所未至則一言也終
身行之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數十更咻而
迭喻之亦何益哉雖然集不敏忝以誦道古訓爲
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之曰勗爾思慎必戒必懼

以事爾親爾不克慎不孝之名將在爾身可不慎
哉勗爾思謹必競其業以事于君爾不克謹不忠
之名將累爾親可不謹哉勗爾思善善固爾有爾
不加敏善曷能至勗爾思德德稟自天既峻且明
勿虧其全貞德之固信德之實勉哉爾勤三思勿
失既祝已又語之曰謹慎勤以行言也善與德以
得諸天而有諸已者爲言也貞信以德中之一事
而爲言也大抵皆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遽數之
不能既其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之要其歸在於
能思而已箕子曰思曰睿睿作即孟子曰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至哉思乎一有不思則慎謹者肆而勉者惰矣善不明而德不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哉思之哉苟思之則忠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二三子思之哉終日不食以思終夜不寢以思則父命之嚴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於成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祿方來而未艾也二三子勉之哉

蘇君字說

虞槃

趙郡蘇君間爲槃曰吾名天爵字伯脩願子爲我著其說俾因是有省蓋庶幾朋友之義也槃聞之

曰大矣哉子之所以爲名也槃嘗惕然思俛然學於是矣昔者孔子曰脩己以敬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何謂己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別也脩之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睿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疎之殺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冝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辨別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之謂教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具於吾身而耳目之用著焉接於吾身而

君臣父子之理交焉舍是其無以致其脩矣然而
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博
也動焉而念慮之詳事爲之著也感焉而天地鬼
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其理而致
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修之道不已至乎或曰器
物必弊也而後修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修明之
若人之所以爲人其體固具何俟於脩嗚呼爲是
說者亦將清靜寂滅之歸而姑爲是無證之言也
卞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爲器也脩其質而器
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脩其業

而巧者焉故琢也範也弦也剡也而工化其質瑚
瑋也戈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
者敏於脩而已敏於修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
其亦有外此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
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於
衆人也而可以爲百世之師者何哉脩其身而已
耳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題跋

跋金國名公書

元好問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

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
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
而望之知其為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
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醞藉可觀閑閑
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
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王禮部
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
耳目所接見行葦相後先為一時任高麓趙黃山
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
司諫道真為一時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為

自朝三十八

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
忠恕徐常待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
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
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

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

楊奐

金太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
於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子少華而多
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
夫之學子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
二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揔兩科無慮千二

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一八統侍臣初甚難之而
太常卿北京趙公適克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
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
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聞異香
出殿檻間一紫衣頤予起問題之難易及名氏里
貫年齒而去少頤復相慶曰適駕至矣薄暮出宮
傳以為希遇嘗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
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
念存沒不能不惘然為叙其末并以舊詩歸之所
謂月澹長楊晚色清天題飛下窅無声南山霧豹
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炉
縹緲翠烟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
生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
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氣鍾而為一代人物其生
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
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
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為
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

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脉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况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為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為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

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為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曾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滓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為然者

跋崔清獻公洪忠文公帖

年巘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

事賓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顯戡翰崔公清規重德
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為殆過石
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
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
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
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
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臺諫給舍為兩制
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為終始蓋如
此至是因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為之感歎崔
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

書張侯言行錄後

徒單公履

嘗讀莊周書見其為養虎之說曰善養虎者當時
其飢飽而達其怒心竊謂莊周出世之士當治其
浮游猖狂之說乃引類取譬得用權之法余因周
之說而且有所感焉士之出身以仕於時者天豈
不欲得仁人君子與之共圖回天下之事哉不幸
而當世道失平之日其所遭際多疆悍勃惡剛獷
暴怒之人猶之虎也苟一旦爭是非於庭辯之際
是以生物全物與之彼將不勝其怒甘心以求逞
則決裂之禍至矣其於國計何如耶僕因閱澹游

王公所狀張君行學見其待東帥未嘗逆其盛氣
得與之相終始而無敗事之失巧乎道術之士其
知莊周養虎之說而違其怒心者乎士生不辰有
能高蹈遠引如夷齊魯連子則無說矣審不能為
是舉當以張侯行事為處身之法其無調虎以取
反噬之禍撓敗國計貽世人嗤笑云

記太極圖後

劉因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
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
以朱錄為有考而涵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

國朝類考卷二一八

三

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種
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
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籍於周子也然其實
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
胡氏陸氏不惟不放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放乎此
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
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叙於通書之
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錄師傳默契道體
貫天之所界也又十年因見張詠寧有陰陽之語
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

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為圖書法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傅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攻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藏其亡去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淺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

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取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

良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
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
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
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
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
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
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三公以能書名天下者
凡十人而顏頰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八

五

三

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
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
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
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
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
而汲公為宰相懿簡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
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
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
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嘆也此雖一帖而有
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

月已亥容城劉因書

題党懷英八分書

胡祇通

文章與時高下唐不如漢漢不如三代党竹溪在
金朝為第一流方之梁鵠蔡邕鍾繇一何遠哉僅
能得韓擇木之髣髴耳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八

十一



